

# 波蘭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評析

王承宗

自從去（一九八〇）年七月波蘭工潮興起後，直接促成共黨集團裏第一個合法的、獨立自主工會的誕生。這個以團結為名的工會（the Solidarity free trade Union）已經迫使波共政權連番更替其黨政人事與政策，並且招致其他共黨政權的仇視、詆譭，特別是蘇共，大有直驅紅軍滅之為快的意圖。今年九月初旬，團結工會在格旦斯克舉行馬拉松式的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種種建議、決議，公佈綱領。大會的行動證明團結工會已有由純粹的社會組織轉變為政治團體之趨勢。雖然代表大會已告閉幕，緊張局面却未消失。未來工會的動向勢必加深與波共的衝突，影響到波蘭及東歐國家的安定。至於工會的命運，顯然已與波蘭人民的前途相結合，假如工會遭到覆滅夭折，必定是波蘭歷史上的一大悲劇。無論如何，祇有瞭解團結工會的人士，才能夠肯定它的歷史命運。本文擬就代表大會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析，俾供讀者參考。

## 壹、大會經過

來自波蘭全國卅八個工會支部、九百四十七萬七千名會員所選出的八九二名大會代表，於九月五日在格旦斯克近郊奧立維亞（Olivia）體育館舉行波蘭團結工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同日早晨，波蘭天主教總主教格列普（Jozef Glomp）自華沙趕到格旦斯克為大會行特別祝福彌撒。上午十一時，工會領袖華勒沙（Lech Walesa）宣佈大會開幕。波共政府工會部部长錫歐塞克（Stanislaw Ciosek）致詞表示「團結工會正處於十字路口，希望它選擇一條能够配合政府的道路」；錫某宣讀副總理拉柯

夫斯基 (Mieczyslaw Rakowski) 的賀函，表示「每一個人，包括教會，都瞭解協定的界限。政府邀請團結工會參與創造性的合作，並期待它積極地支持改革」<sup>①</sup>。

代表大會從九月五日起持續至十日，比原定時間延長三天，這是第一階段的會議，主要內容有：

一、大會人員首先向與會代表說明，團結工會和波共政府就使用電視、無線電轉播大會實況問題的協商已告破裂。因此工會拒絕波蘭官方記者進入會場採訪，不過西方國家和其他共黨國家的新聞業者，包括蘇聯「塔斯社」記者，都獲准在場內旁聽和攝影。

二、團結工會全國協調委員會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向大會提出過去一年來工會活動情形、國內與國際現狀分析及今後應採路線的報告。

三、大會代表討論修訂組織章程，研議地方支部、企業別工會支部與全國團結工會的從屬關係，討論工會領導機構人員的選舉辦法。

四、討論企業自主管理問題。

五、通過決議，發表「致東歐諸國勞動者函」，聲稱支持各共黨國家勞工建立自由工會。

六、華沙支部代表提案，要求國會、地方議會自由選舉。

七、第一階段大會結束，發表七項最後宣言。

自九月廿六日至十月七日在原址召開第二階段代表大會，比原訂十月三日閉幕延遲四日，主要內容有：

一、九月廿六日的開會彌撒由來自華盛頓的主教喜金斯 (George G. Higgins) 主持。這位美國主教代表全美最大的工會——勞工聯盟暨工業組織會議 (AFL-CIO)——主席柯克蘭 (Lane Kirkland)，邀請華勒沙參加勞工聯盟百週年大會。柯克蘭因波共當局拒發簽證無法親自參加團結工會的盛會。

二、代表大會的綱領委員會向全體代表提出未來二年內工會活動準則的綱領草案，經代表多日討論，表決定案。

三、社會自衛委員會 (KOR) 原係不滿份子的組織，於九月廿八日在大會宣佈解散，所屬成員加入工會。

四、選舉工會新領導幹部。

五、通過對協調委員會報告的信任案，表示同意工會過去一年的活動成果。

六、通過綱領草案，對企業自主管理法提出修正建議。

代表大會會期不但超出原定期限，會議討論經常處於熱烈場面，往往至深夜才休息。與會代表所提議案繁多，且意見分歧不一，亦是會期延長主因。

註①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六日。

## 貳、問題與決議

大會所提議案或決定均可謂是共黨國家內部「劃時代」的舉動，茲就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分別詳述於下：

### 一、企業自主管理法

經濟改革是團結工會與波共當局共同目標，遠在去年十一月即有關於企業管理、經營改革的呼聲。今年六月工會向政府提出經濟再建設案，並在協商會議上，建議(1)國營企業的負責人選(廠長)由勞動者選舉，(2)復興私營企業，(3)私營企業、合作社、國營企業的等級差別應予廢除<sup>②</sup>。隨後波共政府擬議(1)國營企業成爲自立組織，可自行決定和其他企業合併，或和外國成立合營企業，(2)企業的經營者可由勞動者委員會選舉，各企業自行決定工資和勞動條件，(3)裁撤虧損無利益的企業。波共政府並且準備將這些擬議提交國會審議，如獲通過，將使波蘭的國有經濟轉變爲集體(社會)所有經濟<sup>③</sup>。然而工會與波共之間在這方面的爭執是企業負責人的選任問題，前者要求勞動者有權任免廠長，後者則堅持勞動者可以推薦人選，最後決定權仍在政府手中。此次代表大會因而要求在國會通過企業自主管理(self-management)法之前，先舉行國民投票，視全國民意而定。

但是波蘭國會已於九月廿五日通過國營企業法與自主管理法二項法案。兩法通過之前，波共當局雖曾於廿二日邀請工會領導人員協商，法案公佈後却激起大會代表的不滿。按國會通過的法案要點是(1)企業管理人的任免權操持在企業設立機關(意即政府)或勞動者評議會手中，(2)對基本企業管理人的任免權完全掌握在設立機關手中，企業名單由政府告知工會，(3)今後新設企業的管理人由設立機關任命，(4)企業管理人的任期分五年期或不定期兩種，(5)選拔企業管理人應由勞動者評議會三人、融資銀行、工會、政治組織、青年團體、企業的技术羣各派一人，組成委員會協議<sup>④</sup>。這二項法案規定自明年元月起生效。

細視此兩項法案，即可瞭解波共並未交出企業管理人的任免權，因此急進派的大會代表紛紛譴責工會領導人的妥協態度。大會雖曾在九月廿八日表決同意這次的妥協，但在數日後不斷的爭議下，又於十月三日決議要求修正自主管理法，並提出五項修正：(1)企業的重要問題需經全體廠內人員表決，(2)政府任命管理人的企業，僅限於軍事生產企業和監獄，(3)其他企業管理人的選拔工作僅限由勞動者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負責(拒絕政府、黨、銀行、青年團體參與)，(4)政府當局不可勉強各企業完成生產計劃，(5)強制各企業加入上級團體(按企業別而設立的聯合組織)的規則應予修正<sup>⑤</sup>。

註②〔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註③〔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

註④〔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六日。

註⑤〔產經新聞〕，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

大會既經提出修正要求，未來工會與政府、國會之間的交涉、糾紛，勢將變本加厲，因此事涉及對各種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管理人的任免權，波共與工會都會盡力爭奪。

## 二、支持東歐勞工自主獨立

代表大會在九月八日通過致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與蘇聯工人的信，表示支持這些國家的工人爭取自由獨立的工會運動。這封公開信立即遭到各國共黨的抨擊，蘇聯並且發動其企業勞工集會反擊。波蘭共黨亦指責工會此舉係干涉他國內政。

## 三、自由選舉問題

九月九日華沙支部的代表向大會提出國會議員自由選舉的議案，要求政府當局取消國會議員、地方議會議員候選資格限制。波蘭現行選舉制度是以國民統一陣線(National Unity Front)作為選舉機關，該陣線由統一勞動黨(即波共)及兩個尾巴黨組成，祇有陣線提名的候選人才能參加公職選舉，因而保證波共能夠絕對控制議會。此次團結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上述議案，亦必造成工會和波共之間的衝突。自由選舉一案使工會走向政治舞臺，扮演另外一種西方國家的工會所未有過的角色。

## 四、工會章程修訂

大會經討論決議修訂的工會章程有四十二項，主要有(1)工會職員的選任，僅代表有投票表決權，(2)候選人數不限制，(3)職員的選舉採秘密投票，(4)工會職員禁止兼任政府職務，(5)大會代表的任期以一期(二年)為限，(6)大會兩年召開一次，(7)政府當局有侵害勞動者權益和人權時，工會可採取包括罷工在內的適當措施，予以應付，(8)團結工會會員除可參加「農民團結工會」外，禁止加入其他組織，(9)祇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支部贊成，即可召開全國協調委員會，(10)罷工行動在支部範圍內，必須取得支部的同意，超出支部地域的罷工，必須取得全國委員會同意<sup>⑥</sup>。

## 五、選舉新領導人員

未來兩年的工會新領導人員在激烈競爭下，由大會選舉產生。華勒沙獲得大會代表投票數的五五·二%，計四六二票；朱爾古克(Marian Jurczyk)取得一〇一票，魯列夫斯基(Jan Rulewski)五二票，格維亞茲達(Andrzej Gwiazda)七四票。華勒沙當選為團結工會全國協調委員會主席<sup>⑦</sup>。按此項協調委員會係由一〇七名委員所組成，除三八個地方支部領導人為當然委員外(華勒沙本身兼格旦斯克支部領導)，另由此次大會選出六九名。又監察委員會委員廿一名亦在會中選出。

註⑥ [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七日。

註⑦ *Asahi Evening News*, Oct. 3, 1981.

## 叁、團結工會的最終目標

### 一個自主管理的共和國？

第一階段的大會曾經發表最後七點宣言，明白表示「團結工會的目標是在波蘭創造適合於經濟與政治生活的環境。這是在一個民主有組織的、自我管理 (self-governed) 的社會裏，有着免於貧窮、剝削、恐懼和謊言的生活」。因此，這七點宣言要求：(1) 和農民團結工會 (Rural Solidarity) 合作管制食物的生產、分配與價格，(2) 經由真正的工人自主管理和廢除黨 (波共) 把持重要位置的特權之經濟改革，(3) 大眾傳播媒體的公共管制，(4) 地方議會和國會的自由選舉，(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釋放政治犯並終止迫害，(6) 改進保健服務，(7) 經由改善礦工工作環境以增加煤炭生產<sup>⑧</sup>。但在第二階段的大會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七點宣言改由綱領草案代替。此項草案原有卅四條，最後表決時已變成卅七條。所涉範圍相當廣泛，其大要如下：

(一) 勞動者的自主管理是經濟經營的基礎。波蘭應實現市場經濟的機能，在工業生產上採用自主管理與民主方式。

(二) 容許國營企業、地方自治機構的企業、合作社企業、私人企業與外資合作企業的共同存在。

(三) 生產工具改變為社會所有。

(四) 在政治領域內，承認多元主義，容許不同政見及派別存在。政府應在今年十二月一日之前，經過與工會會員協商後，草擬選舉法草案，送交國會。

(五) 設立國會第二院，該院議員由勞動者評議會、工會及其他社會組織選舉，用以監督國會和政府活動。

(六) 釋放政治犯，司法獨立，完全終止對文化、藝術的審查。限制安全單位 (秘密警察) 的活動範圍。

(七) 設立社會法庭審判使國家經濟在七〇年至八〇年間陷入毀滅的罪犯，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除非他們在年底以前被政府法院起訴)。全面調查五六年至七〇年間迫害勞工的責任問題。

(八) 廢除教育部門的思想偏見以及在波蘭歷史與波蘇關係上的禁忌。

(九) 製定新護照法，許可人民有權自由選擇居住外國並可返回波蘭。

(十) 工會會員有不受限制表達意見的權利，和為了共同目標的達成而自由結社的權利。

(十一) 大眾傳播媒體必須是可信賴的、自治的並接受社會的管制監督。工會可以擁有電視臺和無線電臺。

(註)尊重二次大戰以後的歐洲現狀，不損害波蘭與他國的同盟關係。希望波蘭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sup>②</sup>。

根據各種報導和資料顯示，團結工會的最終目標在促成「自主管理共和國」的實現，其基本前提必須使「自主管理成爲國民經濟的基礎」，使「政治多元化，以消除波共一黨獨裁現象」，並使「社會文化思想多元化，以民主主義作爲國家的政治社會基本原則」。政治、社會、經濟的自主管理，可使波蘭成爲自主管理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型態絕不同於蘇聯和其他共黨國家。

雖然團結工會此次大會宣佈了幾近全面性的改革主張，但從理論和實際看，其所提要求，顯然是受了激進派代表的影響而有好高騖遠的毛病。第一，企業自主管理的概念源自於南斯拉夫模式，這種經濟模式的產生背景與當時狄托反史達林一事淵源極深。南斯拉夫放棄蘇聯經濟模式數十年來，業已證明其自主管理並不是最好的方式，因而南國的經濟困窘如舊。顯然，無論是蘇聯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或是南斯拉夫的企業自主與引進市場機能的模式，都無法解決經濟問題。基本原因在於共黨式社會主義根本就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第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的多元化構想，似是而非。單就政治而言，波共的思想及組黨原則完全以馬列主義爲依據，一黨獨裁的型式亦仿效蘇共；除非波共自願放棄政治權利（這是不可能的），否則團結工會休想以和平手段爭取到參與統治的權利。至今波共雖表示願與工會合作，但僅限於經濟方面；波共面對強大的工會壓力，固然已讓步不少，不過這些讓步都未涉及統治權。第三，團結工會禁止會員加入其他工會組織（意指政府工會），形成龐大的壓力集團，故其組織型態具有政黨特徵；其所揭示的綱領亦含有濃烈政治意義。團結工會雖然再三聲明不願接管政權，却要求設立國會第二院監督政府，能否爲波共政權所接納，大有問題。第四，團結工會內部對干預政治有不同見解，激進派要求直接接管政權，溫和派主張和平改革；而此次大會所選出的全國協調會委員，多數有着偏激思想。因此，可以預見未來團結工會對政治方面的要求將愈來愈烈。第五，舊有的政治理念是「干預最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現代由於社會經濟變化複雜，越來越多的事務非由政府負責管理不可，因此政府必須是「萬能的」。而一個自主管理的社會能否合乎實際需要，值得懷疑。波共政府的無能是制度（黨獨裁）與主義問題，消除政府當局的無能並不是自主管理方式所能奏效。第六，一個自主管理的社會（或企業、團體）往往容易爲各自私利打算，而忽略整體利害關係。回顧波蘭歷史，昔日波蘭被沙俄、普魯士瓜分、侵略，即由於貴族與地主階級專重自身利益，使國王（中央）權力削減到零。貴族相互之間和貴族與國王之間的利害衝突是波蘭衰滅主因。今日的波蘭，若形成企業之間、工人與農民之間、工會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以及各個自主管理羣體間的相互衝突，則其模式將和中世紀時代無二，其後果亦將難以想像。第七，自主管理不能解決波蘭目前凋敝的經濟。目前波蘭外債累積至二七〇億美元，國內生產不足，原料與食品均需大量進口。波共政府自承是舉債度日，毫無還債能力，而人民的消費需求却日益增高。去年七月工潮爆發的導火線是肉類漲價，長

註② *The Times*, Oct. 9, 1981;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 1981; [聖經新聞] • Oct. 10, 1981; [朝日新聞] • Oct. 1, 1981;

[進經新聞] • Oct. 1, 1981; [朝日新聞] • Aug. 22, 1981.

期以來政府補貼食品價格，負擔至重。罷工與要求加薪祇有令經濟更形惡化，絕難解決問題；而團結工會與會員爲了種種要求，動輒罷工抗議，不但將使波蘭經濟趨於崩潰，更將加深波共與工會之間的衝突，激起蘇共集團的憤怒。

## 肆、各方面對大會的反應

代表大會的各項行動在各方面產生不同的反應，從這些反應不難看出團結工會的影響力及其未來前途。

### 一、波共當局的反應

波共政府的工會部長錫歐塞克雖然希望團結工會「能够選擇一條配合政府的道路。」但事實證明他對工會的期望全告落空。政府發言人厄班 (Jerzy Urban) 在波共機關報聲明「在波蘭政治接管的企圖是不會成功的。縱使它成功，在理論上，其結果將不是民主的，而是盲目反共殘酷、專斷的政體。」波蘭國防部機關報表示「團結工會控制在對蘇聯有敵意的反共份子手中；團結工會被不負責任的冒險份子、盲目反共反蘇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所操縱，尋求推翻國家並以激烈的自主管理方式取代之」<sup>⑩</sup>。

對工會提出最嚴厲警告的是波共政治局九月十七日發佈的聲明，指責工會「違反格且斯克協定，它的活動意在反對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提到工會致函東歐人民一事時，政治局表示「這是對波蘭盟邦的挑釁」。並且指責「大會已公開表明它自己的目的——奪取政權並改變波蘭的社會政治結構」。該項聲明又譴責代表大會已被冒險、反革命集團「社會自衛委員會」和「波蘭獨立聯盟」所利用。他們同西方的破壞中心聯繫，反對波蘭，並且接受財政和技術援助。波共政治局強調「它將運用一切手段以阻止政治接管」，不過仍然表明「雖然局勢緊張，政治局仍然肯定其每一個不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建立聯盟和協定的準備與需要」<sup>⑪</sup>。易言之，波共當局儘管處在團結工會強大政治壓力下，仍然試圖一方面阻止工會往政治層面發展，一方面尋求與工會的合作。

波共的讓步妥協有其不得已的理由：(1)三十年來波蘭發生數次罷工風潮，波共領導均採取安撫、妥協態度，而後分化工人力量，予以個個擊破。不料去年的工潮發生後，工人鑒於往日教訓，拒絕接受安撫，並起而盡力爭取設立自由獨立的工會。波共對此未能迅速處理，殆乃自誤於從前的經驗。(2)一年來團結工會壯大爲擁有九百五十萬名會員的團體，連同會員家屬，約佔全波蘭人口三千六百萬人的十分之七。此外，波共約三百萬名黨員，其中三分之一加入團結工會。情勢如此，波共不能再三忍讓。(3)

⑩ The Japan Time, Sep. 11, 1981.

⑪ Pravda, Sep. 18, 1981; The Japan Times, Sep. 18, 1981.

波共內部黨爭猶存，政治局委員之間對工潮問題有不同意見。自卡尼亞於去年九月上臺後，主張經濟改革一派佔上風，今年七月波共「九大」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團結工會會員佔了五分之一。政治局十五名委員有四名中間派、二名保守派，其他委員亦多主張改革；這十五名委員有十一名係新任。第一書記卡尼亞對工會的妥協態度，業已激起蘇共極度不滿，試圖利用保守派將卡尼亞逐出中央領導。

## 二、蘇共集團的反應

九月四日至十二日蘇聯在白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地區動員十萬名部隊舉行自二次大戰後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演習地區距格但斯克僅數十哩之遙。這應當是蘇聯送給團結工會代表大會的「賀禮」，用意在警告工會。然而團結工會不為所懾，仍然不斷採取令克里姆林宮惱火的「反社會主義」、「反蘇維埃」的舉措。

九月十八日，蘇聯駐華沙大使阿里斯托夫(B. I. Aristov)訪晤波蘭共酋卡尼亞和總理雅魯澤爾斯基，遞交一份蘇聯領導的抗議函。該函提醒波共當局注意反革命勢力為所欲為的進行反對蘇聯的詆毀造謠運動，譴責團結工會代表大會實際是「散播侮辱、誣蔑蘇聯的講壇」，「反蘇人士繼續嘲弄蘇軍陣亡將士紀念碑」。該函同樣提及，「波蘭官方迄今未曾採取措施杜絕反蘇的敵意運動」，並且強調：「進一步的縱容任何反蘇現象，將對蘇波關係帶來重大損害，違背同盟義務與波蘭人民的重要利益」<sup>⑫</sup>。克里姆林宮顯然逐漸失去耐心了。

蘇共對大會的看法，認為它是「反社會主義者的集會，團結工會工作人員與反革命、反社會主義集團代表的聚集。」對團結工會的綱領，認為是「帶有政治性質的決議。這不是工會文獻，而是政黨的宣言(Manifestus)」，領導社會與國家的聲明」<sup>⑬</sup>。蘇共的用詞尚未表露到露骨的情況。不過當「真理報」轉載捷共的評論時，便意味着克宮同意這個傳聲筒所作的一切恫嚇與暗示。捷共「論壇」周刊在其評論中指出：此次團結工會大會的代表當中，祇有二二四名自認是工人，其餘的都是智力勞動者；九二%的代表是工會工作人員，其中有七〇名是不支薪的；而且有許多代表實質上是反革命組織「社會自衛委員會」和「波蘭獨立聯盟」的人員。該評論又稱：團結工會致東歐人民的信是「在社會主義共同體國家中，推翻社會主義結構和試圖輸出反革命的呼籲。不僅違反波蘭對外政策利益，亦是干涉了他國內政。」「論壇」周刊並且將團結工會的「反革命勢力」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一九六八年捷克發生的「反革命勢力」等量齊觀，這豈不意味着歷史事件行將重演<sup>⑭</sup>？

儘管蘇聯和其他共黨國家對團結工會攻訐、憤恨，深怕這個「毒菌」會傳染到自己國內的工人身上；但是截至目前，亦無法

註⑫ Pravda, Sep. 19, 1981.

註⑬ Pravda, Oct. 1, 1981.

註⑭ 同註⑬。



作出出兵干預的決定，其主要因為：(1)波共仍然擺出與工會妥協的姿態。(2)工會勢力過於龐大，波蘭人民反俄情緒日漲，一旦出兵有陷入長期戰爭的危險。(3)國際局勢因阿富汗與中東問題而更見緊張，美蘇對抗關係處在高潮。因此蘇聯祇好暫時採取觀望，一方面壓迫波共選擇對策，另一方面實施軍事恫嚇。在此矛盾態勢下，蘇聯集團仍繼續援助波蘭當局，希望緩和因經濟危機所產生的工會壓力。去年以來，蘇聯援助華沙二億四千萬盧布（約三億一千四百萬美金）的物資，外加十億盧布的信用貸款以及十億盧布的外匯和經援，並且准許波蘭延緩支付舊有債務五年。蘇聯雖然做得比較慎重，可是這些波蘭的鄰國却沒有那麼大的耐力。例如東德共黨機關報便在九月八日的評論中說：給予波蘭援助好像是「把東西倒進無底洞一樣」，這種情形不能繼續，除非與團結工會的政治鬭爭有了結果<sup>⑤</sup>。

總之，游移於干涉與不干涉之間的蘇共集團正感受團結工會「反社會主義」壓力的威脅。就克宮而言，干涉祇有二條道路可走，一是斷絕與波蘭的經濟貿易關係，加速其經濟崩潰，陷之於全面的社會混亂，再共同出兵澈底解決；二是援引舊例，應波共保守派要求，立即派軍鎮壓「反革命」。但這兩條路都不是上策。無論如何，照情勢判斷，蘇共祇有繼續觀望，期盼契機的轉變，而後再作決定。

### 三、西方世界的反應

對於團結工會代表大會的舉動，西方表現得相當冷靜。輿論界僅對大會作事實報導，避免深入的分析，甚至祇作簡略片面的新聞描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姆柏格(Alan Romberg)譴責蘇聯干預波蘭內政時，聲明美國「不接受蘇聯所主張的有權指導波蘭政府政策的任何理由。美國的立場是應當容許波蘭人民和波蘭政府在無任何外來形式的干預下，解決他們的內部問題。蘇聯給予波蘭的信函，祇能加劇情勢惡化。」關於蘇聯是否會出兵干預，國務院表示尚未有何干預跡象<sup>⑥</sup>。

但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司令羅吉斯(Bernard Rogers)被記者問及波蘭問題時，表示他已取得各盟國政治領袖的授權，一旦蘇聯入侵波蘭時，他可採取謹慎的預防措施，用以防備東歐軍隊侵入西歐。但他又表示：蘇聯侵略波蘭時，北約國家不會有任何行動的可能性去幫助波蘭人<sup>⑦</sup>。易言之，蘇聯假若出兵「鎮壓團結工會」，美國和西歐盟邦勢將袖手旁觀，頂多只是在經濟及外交方面對蘇聯實施制裁罷了。

再者，西方世界的工會有二十多個代表應邀參加這次格旦斯克的代表大會，自然表示支持同情團結工會。美國工會籌款三十萬美元協助團結工會在紐約開設海外辦事處，使之與美國工會建立緊密關係，美國勞聯主席柯克蘭更是熱心贊助此事的工會領袖

⑤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 23, 1981.

⑥ The Japan Times, Sep. 20, 1981.

⑦ China Post, Oct. 7, 1981.

⑮。九月十九日，柯克蘭率領來自全美各地約廿五萬名的示威羣衆，在華府舉行抗議雷根政府經濟政策的示威遊行；美國工會把這天特別稱之爲「團結日」(Solidarity Day)，用詞似在模仿團結工會。而且這次的遊行在美國工會領袖的心目中似乎是成功的，增強他們爭取政治和立法的信心⑯。波蘭團結工會的反饋作用已引起西方國家的政府和財經界人士的注意。所以，各國政府對大會普遍保持沉默、不予置評的態度。

#### 四、團結工會本身的反應

華勒沙在競選工會主席的演說中，對與會代表提出警告：「企圖奪權和接管國會將不會有好結果。波蘭的穩定有賴於統治者共產黨、獨立工會和工人自主管理單位之間的權力平衡。彼此之間避免互相鬭爭，才能達到相互監督的民主」⑰。主張溫和改革的華勒沙雖然重獲當選，但不表示團結工會的意見是一致的，他的得票數祇是略佔多數而已。

激進派的朱爾吉克 (Szczecin 地區工會領袖) 曾暗示現在的工會領導人員已有能力組織政府⑱，並且批評工會與政府的妥協。另外，格維亞茲達 (工會副主席) 和魯列夫斯基 (Bydgoszcz 地區工會領袖) 都批評華勒沙的溫和立場，魯氏更公開抨擊蘇聯的干涉。這些激進派份子甚至表示波蘭應退出華沙公約組織⑲。由於激進派的存在，團結工會與地方支部如欲避免衝突分裂，互相妥協讓步是必要的；但是地方支部的魯莽行動會造成全國協調委員會的困難。再者，既然容許地方性罷工，那麼激進派的支部領導人可能動輒罷工，甚至聯合其他支部來脅迫協調委員會發動總罷工。因此，未來工會的溫和路線會受到重大的壓力和不利的影響。

此次代表大會宣佈了革命性的行動綱領，要求波共當局予以逐步實施。對波共而言，此一綱領中的若干政治性條款是礙難接受的，因此兩者之間的政治鬭爭，今後將是方興未艾。在九月廿八日宣佈解散的「社會自衛委員會」(KOR)，事實上已併入團結工會。蘇聯「塔斯社」認爲這次大會代表當中，有一二〇名係KOR成員，七〇名係「波蘭獨立聯盟」(KPN)成員⑳。這兩個團體都是反政府的不滿份子所組成。KOR的主席里平斯基 (Edward Lipinski) 向代表大會說明解散的理由是它已完成工作。里氏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已經摧殘人民有卅六年了，它把國家帶到毀滅的邊緣。」他並且警告大會：「解除社會主義的鬭爭必需繼續，當前有些人仍想恢復舊秩序」㉑。KOR可謂是團結工會的生身父母，沒有KOR在幕後顧問指導，工會不可能產生、壯大，這是華勒沙等人承認的事實㉒。由於KOR有百餘人參與工會，這些大學教授、專家、學者提供工會政策、策略參謀

註⑮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五日。

註⑯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 21, 1981; Sep. 25, 1981.

註⑰ *Asahi Evening News*, Oct. 3, 1981.

註⑱ *The Japan Times*, Sep. 12, 1981.

註⑲ 《藍經新聞》，一九八一年十月三日。

註⑳ *Pyuda*, Sep. 9, 1981.

註㉑ *The Japan Times*, Sep. 29, 1981.

註㉒ 《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九日。

，深具影響力，因此招致波共、蘇共的抨擊。爲了避免貽人口實，K O R 乾脆宣佈解散，但是他們的影響與作用仍然存在，這可從此次大會中激進派的反政府態度和行動綱領的內容看得出來。

華勒沙在爭取代表大會接受國會通過的自主管理法時，曾預備向代表們提出最後通牒：接受妥協或允許他的辭職<sup>②</sup>。雖然大會同意妥協，但不數日又提出修正案，證明溫和派無法取得絕對優勢。可以斷言，團結工會的溫和派和激進派對這次大會成果都未能感覺充分滿意。

## 伍、結 論

分兩階段舉行的團結工會首屆代表大會終於十月七日閉幕。大會所通過的八章卅七條的行動綱領，意味着工會與波共當局一場新的鬭爭的開始。雙方固然表示有意妥協合作，波共更建議設立聯合委員會解決市場供應、物價上漲和配給問題；波共內部亦有人表示應當擴大國民統一陣線的陣容，暗示有限度容納工會參與政權。不過儘管如此，情況仍然難以樂觀，一旦工會與波共逐步商議綱領實施細則時，衝突便會立即出現。加之工會地方支部或廠房企業發動地區性或野貓式罷工，也隨時有引發劇烈局面的可能。雖然天主教會支持和平改革，罷工固屬和平手段，但是激進派控制的支部和企業動輒罷工，將使經濟無法好轉。今年上半年波蘭的國民收入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十五。一年來的經濟混亂與失調，預料在平穩狀態下至少亦需四、五年才能恢復舊有水平。

波共方面將在十月中旬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因應團結工會所提諸項要求，屆時全會亦可能爆發熱烈場面；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紛爭更難避免。況且外界謠傳蘇聯有意利用保守派，將卡尼亞驅逐下臺（現已下臺——編者）。真相是否如此，固未得知，但這顯然對波共製造了無法忍受、抵擋的外來壓力。面臨內外壓力交迫的波共，已無抉擇第三條道路的機會。波共若不向工會降伏、妥協，接受綱領，便祇有依靠蘇聯全力支持，改採強硬立場對抗工會。而降伏妥協可能招致蘇聯干涉，對抗亦難避免混亂。總之，團結工會已正式向波共統治權挑戰，要求分享政治權力，實現其烏托邦式的「自主管理共和國」<sup>③</sup>。工會未來命運尚難預卜，波蘭的前途更難想像。美國專欄作家威爾（George Will）引用一句名歌「某些日子似寶石，某些日子似頑石」，說明波蘭給了世界一段燦爛如寶石的日子，恐亦將遭逢一段黯淡艱苦如頑石的日子<sup>④</sup>。這一切都是共產制度所帶來的惡果。

註② *China Post*, Sep. 28, 1981.

註③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 1981. 該報駐格日斯克記者 Eric Boume 報導綱領時，將之描述爲「烏托邦理想」，顯見不少人認爲綱領過

於驚濤。

註④ *China Post*, Oct. 7, 1981.